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十辑

商务印书馆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 十 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XIÀNDÀI GUÓWÀI JINGJIXUÉ LÚNWÉNXUǎN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 4017·343

1986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34 千
印数 4,700 册	印张 14

定价: 2.30 元

编者前言

(一)

七十年代初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进入一个以下降、停滞或缓慢增长为特征的时期。这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亦称长波）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也使得人们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长波现象的理论研究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沉寂之后重新活跃起来。

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长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1896年，俄国人帕尔乌斯（原名 A. Л. 格尔方德）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大体五、六十年一次的长期变动。在这前后，J. G. K. 维克塞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V. 帕累托以及阿富太林、欧文·费希尔等也都独立地发现了不同系列指标中的长周期波动现象。1913年荷兰经济学家范·盖尔德林提出经济发展中的所谓“大循环”，其周期是60年左右。

当然，最先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的还是苏联经济学家 H. Д. 康德拉季耶夫。1919—1922年，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长波假设。此后不久，他第一次把这个观点未加特别分析地发表在《战时和战后时期的世界经济和经济波动》一书中。1924年冬和1925年春，康德拉季耶夫写了题为《经济生活中的长周期》的专论，发表在商业周期研究所的《经济波动问题》论文集中。1926年初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补充，改名为《经济生活中的长波》。该文当年以德文发表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献》第56卷上，1935年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经济统计评论》第17卷上。

康德拉季耶夫使用的资料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如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煤炭和生铁的产量及消费量等，并对这些系列指标进行了统计数字上的加工。这些系列都显示出 50—60 年的长周期波动。虽然康德拉季耶夫一再申明，他无意为一种长波的适当理论奠定基础，但是，他坚持认为，长波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因此，他认为技术发展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其它因素，如战争和革命、新市场的开发、金矿的发现、黄金产量和储量的增加也与此类似。它们从属于长波的节奏，但并不是导致长波的原因。不过，康德拉季耶夫的这种“内生性”观点并没有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对长波分析的主流。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1930 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消声匿迹。然而，此后西方经济学家对长波却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长波理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活跃时期，研究重点大多是对长波的统计证明和长波根源的定性分析。第二个阶段，从战后到七十年代初，是长波理论比较沉寂的时期。否定论者在很大程度上占上风。第三个阶段，从七十年代初至今，是长波理论的再活跃时期，各种各样的分析相继出现。

J. 熊彼特是战前对长波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不仅把长波运动作为经济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正常运动来看待，并提出了三种周期（基钦周期、朱格拉尔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模型的著名论点，而且提出了创新运动导致长波的理论。与康德拉季耶夫不同，熊彼特认为，决定周期运动的关键是创新活动。由于经济领域是广泛的、生产部门是有差别的，因此事实上存在多种创新。鉴于不同的创新要求把新事物引入经济的

时间长度是不同的,势必出现多种周期。长周期的根源起于影响较深、实现期限较长的创新。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1)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1842年,即“产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活动起了主导作用;(2)1842年—1897年,即“蒸汽和钢铁时代”;(3)1898年以后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这是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相吻合的。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基本投入要素,并且,每一个康德拉季耶夫波都是同一次技术创新的高潮相一致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这种技术创新论并没有立即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普遍注意。

1943年,乔治·加维发表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一文。他在该文中介绍了苏联的长波之争,并通过验证康德拉季耶夫的统计证明,得出了否定康德拉季耶夫关于长波的假设。在此之后,又先后出现了库兹涅茨、W. 费尔纳、R. A. 戈登等人怀疑或否定长波存在的著作,一时间怀疑或否定论者似乎占了上风。

当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象加斯东·安贝《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L. H. 杜普里兹《总的经济运动》、《经济运动的哲学》以及 W. W. 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等这样的系统论述或在有关经济运动分析中较多地涉及长波的著作。不过,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对于长波理论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处于沉寂状态,大多数经济学者对长波理论几乎不屑一顾。

(二)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这次“长波研究热”不仅集中于用新的事实验证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的长期下降与长波运动在时间上的吻合性,而且引人注目的是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成为许多论著的一个中心论题。

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西德的经济学家 G. 门斯提出来的。门斯根据 1740—1960 年间每 10 年所发生的基本创新的数据资料证明,技术创新集群发生在 1770、1825、1885、1935 年前后,这些新的基本技术创新活动连成“一串”,形成创新浪潮。门斯认为,新的基本创新群会产生出完全新的产业部门,巨大的新市场使这些部门得以快速增长并改进产品和生产工序。竞争、合理化和集中提高了新产业部门的能力。鉴于国内市场容纳不下这种能力,使得出口市场变得极为重要,而世界市场的竞争将在减少了数目的大企业间增强。意识到竞争增强和市场饱和,企业在产业部门的投资将减少,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将增多。这时,垄断者试图借助大规模信贷,在不发达国家倾销过剩产品。最终,这些国家达到它们信贷的极限,出现需求饱和,形成“技术僵局”。门斯认为,只有出现新的基本创新和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才能打破这种“技术僵局”。因此,萧条是创新高潮的主要动力,而创新则是形成经济发展新浪潮的基础。

荷兰的雅各布·范·杜因是另一位用技术创新解释长波的学者。他认为,基本技术创新的集群是导致长波的主要力量,而创新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通常成 S 型。他把经济繁荣、衰退、萧条和回升分别与技术的增长、成熟、下降和采用直接对应联系起来。还有一些学者,如 E. 曼斯菲尔德、J. 克拉克等也都是着重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对长波运动的影响的。

当然,有不少经济学家尽管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颇为重视,但并不完全同意门斯等人的观点。比如, N. 罗森堡和 C. 弗里希塔克就提出,仅仅证明采用新技术导致周期性波动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技术创新为什么会长达 45—60 年的周期。他们认为,从发明到技术创新,再到新技术的扩散,其速度取决于实际和预期的技术性能的改进和降低成本的进程。不同的技术创新很难保持同步

性并导致经济运动的长波。加之部分重叠的技术创新也会模糊经济增长的周期结构,因此,单纯的技术原因不可能解释长周期。J. 克拉克、C. 弗里曼和 L. 索埃特认为,门斯的资料主要是取自 J. 朱克斯等人在 1958 年编写的资料,统计数字不太可靠。由于该资料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完成的,不可能正确看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技术创新。加之朱克斯等人关心的是发明而不是创新,因此,很可能低估了本世纪的技术创新数字。他们指出,鉴于准确地确定基本技术创新的具体日期是非常困难的,对基本创新和一般创新,发明和创新的区分也并不严格,因此,据此得出“严重的经济萧条会刺激技术创新”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E. 曼斯菲尔德也认为,当销售下降、前景暗淡时,创新的气候也不怎么适宜。乔治·雷则提出,技术创新的每次集群,似乎是发生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出现低潮以前的 10—20 年间。

在近期的长波理论中,除了技术动因论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观点,象 J. W. 福雷斯特、E. 曼德尔、W. W. 罗斯托、L. 杜普里兹、C. 弗里曼、篠原三代平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解释。

福雷斯特主要用重型设备更新来解释长波。他的研究工作首先是从一种系统动力学模型开始的。他发现,当把一个耐用消费品部门和一个生产基本设备的部门组合在一起时,这个模型就展示出,虽然消费品产量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但生产资料部门却发生激烈的波动,其周期为 50 年,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相符合。他认为,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在短期商业周期的活动中不起主要作用,但却直接影响两种经济波动周期,即 15—25 年的库兹涅茨周期和 45—60 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两种周期与工厂的建设和经营的期限一致。他提出,由固定资产投资决定的长周期,对说明经济活动来说比商业周期或库兹涅茨周期更为重要。

曼德尔则企图用利润率的变动来解释长波。他认为,资本主

义积累的规律，也就是利润率的变动是形成长波的根本原因。当剩余价值率急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突然加快等因素个别或同时发生作用时，平均利润率就会由下降的一般趋势转化为突然增长。由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从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历史规律重新发生作用，出现长期的下降趋势。但是，曼德尔并没有充分的统计资料足以证明利润率的长期波动规律，特别是，他没有能从理论上说明，这种转折点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出现。于是，他只得求助于一些外生因素。他说这种转折点常常是由一些非经济因素引发的，例如，征服性战争，资本主义活动地区的扩大和收缩，资本家内部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等等。所有这些力量同时发生作用就使扩张性的长波获得动力，使平均利润率高于连续几个工业周期的平均水平。一旦出现这种上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开始起作用，并且在(与工业周期)相连的基础上不可抗拒地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在一次扩张性的长波之后，接着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次新的具有停滞趋势的长波。

罗斯托对于长波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主要是用初级产品与世界工业品价格作比较的相对价格变动来解释长波。他认为，形成长期波动的基本原因在于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他把长波放在国际范围来考察，把三种力量，即由增长的领先部门、由生产食品和原料的获利能力的变化，以及由国际或国内人口迁移的运动产生的运动力量联系在一起，作为分析长波运动起因的关键。不过，他对长波的分期与众不同。他认为1935—1951年是长波上升时期，1951—1972年是下降时期，而七十年代初到现在处于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阶段。这种与经济发展事实相违的分期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

日本经济学家篠原三代平认为，导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波的

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技术创新，二是通货供应量，三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上升波，战争引起了货币供给量增大，导致经济活跃，随后出现的技术创新推动了发展。在每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波的顶点，总是要发生战争，而长波下降是由经济发展碰到资源制约之壁造成的。技术创新是促使经济由下降转入上升的重要因素。

除此而外，还有 L. 杜普里兹用货币供给变动来解释长波，L. 布瓦耶用“制度调节”来解释长波的理论等。他们的分析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争论。

迄今，西方学者对于长波的实证和动因分析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在经验性证明上，看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长波阶段的分期，二是具有代表性的系列指标，三是对系列指标的选择及其产生的波的认识。在动因分析上，分歧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引起长波运动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存在着引起长波的内在动因，三是长波是单因素决定，还是多因素共同起作用？当然，对于长波是随机性，还是规律性，以及是否真的存在长波这样的关键问题也认识不一致。

对长波的研究存在着分歧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总的看来，由于受到作者们的理论观点、资料收集、分析方法和手段的限制，人们在究竟选择哪些指标、怎样选择和确定指标体系，以及长波究竟存在于哪些指标之中，长波的阶段如何划分等方面差别甚大。同时，在对问题的研究中，定性的分析往往缺乏有力的定量分析证明，而定量的分析又往往没有比较科学的定性理论作指导。因此，在西方长波理论看来仍处在探索之中。

(三)

长波是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导致长波现象的内在动因究竟是什么？这些的确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系统的和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长波理论。列宁也没有对此进行过任何分析。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据此就否认它们的存在或拒绝对它们进行研究。

在很长一个时期，长波理论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是一个空白。直到1982年以后才有不多的论文发表。《世界经济》1982年第10期发表了两篇研究长波问题的论文。这是在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析、研究和争论之后，我国经济学界第一次有人公开发表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张蕴岭在《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转折和长周期波动》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的长期波动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转折性危机，从持续增长陷入缓慢增长的原因是，第一，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束缚的矛盾积累深化；第二，科技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第三，经济结构畸型需要调整。由于这三方面矛盾共同起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在经过一段持续增长之后，接着陷入一个长期的缓慢增长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张荐华则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有限制是导致长周期的根本原因，而科技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构成长周期的物质基础。同这种观点类似，查汝强在其论文《论产业革命》(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中指出，较长周期的出现是由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阶段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提出，可以考虑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

《世界经济》1983 年第 8 期所载沈华嵩的《论长期波动》一文则是用数学统计方法证明长波存在的一个尝试。作者证明，长周波的傅里埃级数包含了经济系统波动的主要谱系。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内存在一系列大小不同的周期运动，如基钦周期、汉森周期、马克思周期、伯恩斯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等，长期波动不过是它们迭加的自然结果。

除此而外，还有许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对长波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看来，我国对于长波理论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开端，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活跃气氛。

我们相信，这本文选的翻译出版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学界对长波理论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我们也深信，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1985 年元月

目 录

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	尼·康德拉季耶夫 (1)
经济变化分析·····	约瑟夫·A.熊彼特 (21)
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解释·····	欧内斯特·曼德尔 (38)
资本价值的变化与创新偏好	
·····格哈特·门斯	查尔斯·库廷霍 (49)
	克罗斯·卡斯
创新与经济变化·····	杰伊·W.福雷斯特 (72)
创新随时间的波动·····	雅各布·J.范·杜因 (85)
长波与技术创新·····	埃德温·曼斯菲尔德 (101)
长期波动和非再生产周期	
·····戴维·M.戈登	托马斯·E.韦斯科夫 (109)
	塞谬尔·鲍尔斯
长波和经济增长:一个批评性的评价	
·····内森·罗森堡	克劳迪奥·弗里希塔克 (118)
经济的长期波动与能源·····	木船久雄 (128)
长波、发明和创新	
·····约翰·克拉克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 (148)
	卢克·索埃特
创新、信息与长期增长·····	安德烈·皮亚蒂埃 (169)
技术范例与技术轨道——技术变化的决定	
因素和方向与经济的转变·····	吉奥瓦尼·波西 (184)
长周期中的创新·····	乔治·雷 (210)
创新、自动化和长波理论·····	R. W. 库姆斯 (228)

长波周期与再工业化·····	格利布·M. 贝克 (243)
第五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	W. W. 罗斯托 (253)
从历史的长期波动来看现代世界经济	
——二十一世纪初将出现繁荣局面·····	篠原三代平 (263)
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和库兹涅茨:	
发展趋势阶段的再回顾·····	W. W. 罗斯托 (283)
近期的长波理论——一个批评性的评述	
·····	乔斯·德尔贝克 (320)
五十年的周期:经验性的证据考察·····	M. N. 克利里 (337)
	G. D. 霍布斯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所谓的长波	
——早期的研究·····	J. 丁伯根 (360)
对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谱分析	
·····	卡斯波尔·范·埃维杰克 (368)
“康德拉季耶夫波”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中村丈夫 (396)
康德拉季耶夫的遗产·····	中村丈夫 (402)
康德拉季耶夫的生平·····	中村丈夫 (421)
译名对照表·····	(428)

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①

尼·康德拉季耶夫

一、导言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济生活的运动不是简单的、直线的,而是复杂的、周期的。这种观点今天已得到普遍承认。但是,科学尚远未阐明这种周期波浪式运动的实质。

在经济学中,当我们谈到周期时,我们通常指的是7年到11年的商业周期。但是,这种7年到11年的运动显然不是经济周期的唯一形式。实际上,经济生活的动态要复杂得多。除了上述周期(这种周期我们同意称之为“中间”周期)之外,最近表明,还可能存在着3年半左右的更短的波动。^②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确实有理由设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这个事实使经济动态问题更加复杂了。

二——三、方法

〔康德拉季耶夫说明的第二、三节可摘要如下:下面的研究只

① 作者本文原于1925年发表,1935年译成英文,发表于《经济统计评论》杂志。该英译文发表时,把某几节合并,十页附表也从略。由于近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期波动论发生了广泛的兴趣,英国《劳埃德银行评论》把这一译文重新发表。——译者

② 参阅J·基钦:《经济因素的周期和趋势》,载《经济统计评论》之五,1923年版,第10—16页。

限于探索与这种长期波动有关的各种问题。这里考察是有困难的，因为必须进行为期很长的观察。但是，我们没有十八世纪末以前的数据，即使我们已有的数据也很不充分，并且不完全可靠。因为有关英国和法国的材料是最完整的，所以成了这一探讨的主要依据。如果这些数列没有呈现出长期趋势，所用的统计方法就很简单。如果这些数列展示出一种长期趋势，象在实物量数列中的情况那样，第一步，只要逻辑上是可能的，就要以人口数去除各年度数字，以便把领土的变化计算进去。然后，长期趋势要通过对每一整个数列运用通常统计方法加以消除；康德拉季耶夫特别指出瓦尔伦·皮尔逊斯提出的方法，这种方法发表在1919年和1920年的《经济统计评论》上。与长期趋势相背离之处再用9年移动平均法拉平，从而消除了7年到11年的商业周期、短周期和可能的偶然性波动。〕

四、批发价格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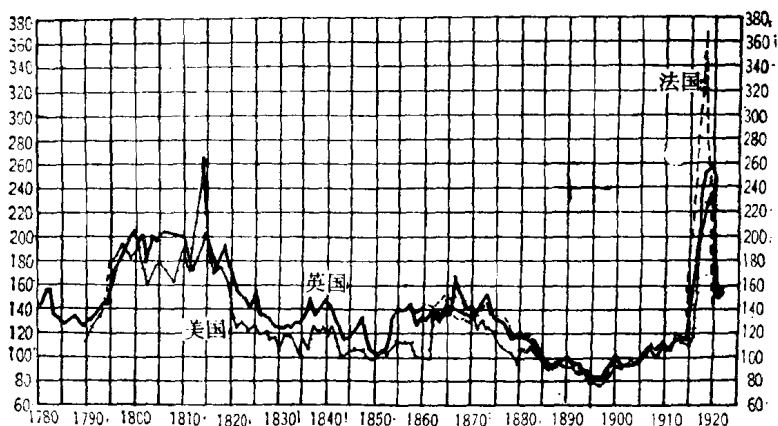
法国的物价指数只能回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而英国和美国的指数则可回溯到十八世纪末。为了不致使本文数字过多，统计数字一律用图表来表示。^①

图1所画出的物价指数既未被拉平，也未进行其它任何加工。但是，一眼就可看出，该图表明，尽管有偏离和参差之处，物价水平也还有长期波动的更替。

物价的第一个长期波动的上升时期从1789年到1814年，即25年；它的下降时期从1814年开始，到1849年终止，为期35年。

① 〔康德拉季耶夫把表格材料附在他的文章后面。本译文中的图表并不是原文中的复制，而是根据他的附表重新画出的。在这些新图表和康德拉季耶夫原文中的数字之间有少数细微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之处并不重要。——原编者〕

图1 商品价格指数*(1901—1910年=100)



* 法国数据取自《统计年鉴》〔《法国一般统计》〕1922年版,第341页;指数根据金价并使用美元—法郎汇率改算。

英国1782—1865年采用杰芬斯指数,1779—1850年采用西尔柏林计算的发表于《经济统计评论》之五(1923年版)的新指数;1846年以后时期,我们采用萨尔贝克的指数,目前《统计学家》仍继续发表该指数。由于西尔柏林指数的根据是比杰芬斯指数更为完整的各种商品价格的数据,因此,1780—1846年时期我们采用了前者。从1846年以后,我们采用萨尔贝克的指数,这两个指数根据1846—1850年它们的比例互相结合起来,因为这几年它们二者都适用;这以后,我们把这个数列以1901—1910年作为新基期加以换算。1801—1820年以及1914年以后(这些时期英国通行纸币),指数根据黄金价格改算。

对美国,我们采用下列数列,并把它们联结起来:1791—1801年,H·V·洛埃尔斯(《美国统计联合会季刊》,1917年12月);1801—1825年,A·H·汉森(同上,1915年12月);1825—1839年,C·H·朱尔根斯(同上,1911年6月);1840—1890年,法克纳(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关于批发价格、工资和运输的报告,52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1394号报告第一部分〔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893年3月3日〕);1890年以后,采用劳工统计局指数。所有指数的基期均为1901—1910年,绿背纸币时期(1862—1878年),我们根据黄金价格加以改算。所有数据(西尔柏林指数除外)均取自《统计年鉴》,1922年版〔其来源如上述〕。

因此,这个周期共60年。^①

第二个波动的上升期始于1849年,止于1873年,共持续了

① 在上升时期,英国的指数出现几次高峰,分别在1799、1805、1810和1814年,但自从1814年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下降趋势。我们把这一年作为转折点。